

耶稣裹尸布的真伪之争

——虽真伪大白天下，然神秘仍然存在

周善铸

(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

在意大利都灵大教堂的一间礼拜堂里，用防弹玻璃保护着一个银制的灵柩，里面珍藏着一件黄色的寿衣。在这块长4.36米、宽1.1米的手织亚麻布上依稀可以辨出一个1.83米高的裸体男子的正面及背部的淡棕色图象。这个留着胡子的男子，双手交叉在下腹部，在他的头部二侧、双手及脚部位置还留有血滴溢出的斑痕。这显然是一幅耶稣蒙难时的情景。裹尸布上的某些地方曾遭水浸及焚烧，有些地方还打有补丁。这就是被基督教徒奉为最神圣的圣物——耶稣裹尸布。

传说公元初，在巴勒斯坦罗马人宣布了一个人的死刑，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人便是耶稣，他自称为上帝的儿子。从此便诞生了一种宗教，这种宗教目前在世界上拥有数以亿计的信徒。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耶稣并没有留下什么遗迹，一切只能听凭《福音书》的解释。《马太福音》中说耶稣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时候是用白色的裹尸布包裹的，三日后，信徒们发现人去布留，耶稣死而复生，仙然而去。至于这块裹尸布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倒是在《伪福音书》中提到它，说它被藏在耶路撒冷。据历史记载，公元1147年法国国王路易七世曾专程去拜占庭朝觐这块裹尸布，十字军远征时拜占庭被劫掠一空，裹尸布也落到了雅典王奥托手中，并把它藏在巴德农山脚下一座诺曼式的塔中。以后他被废黜，裹尸布亦被人遗忘。等到它重见天日的时候，已经是1357年了。当时在法国一个叫让娜·德瓦兹的人把它献给了特鲁瓦城附近的一个教会，并首次在法国村庄里尔公开展出。接着便是百年战争，裹尸布也流失了。

1452年它又奇迹般地出现，起初被卖给萨瓦公爵，后来又转手到巴黎、尚贝利、阿奈西、尼斯等地，最后到了都灵。1532年它差一点在善贝里堡的教堂的大火中被焚毁。后来移置到意大利都灵天主教堂迄今。

都灵尸衣是天主教最受崇敬、最为神秘的遗物。其它圣物，尤其是圣骨已被分散放在各地大大小小的许多教堂里，但是圣衣始终没有受到损坏。四百年来，它一直珍藏在那个银制的小箱中，每隔五十年才向善男信女们展示一次。最后一次展示是在1978年，当时有三百多万信徒从世界各地涌向都灵，排队朝觐这块圣布。然而也有同样多的人对它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因为从无确凿的历史证据能够证实它在14世纪前已经存在，而在十四世纪时欧洲和巴勒斯坦等地伪造宗教遗物的风气很盛。法国的一位主教在它第一次展示时就声称它不是真品。关于这块圣布的真伪之争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它引起了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界的浓厚兴趣。天主教会对此讳莫如深，一直拒绝对它进行科学的鉴定，对广大的信徒则采取了信不信由你的宽容态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科学家对这块圣布的兴趣似乎超过了天主教会。直到1978年最后的一次展示以后，天主教都灵总主教、红衣主教巴莱斯特雷罗(Ballestrero)终于同意了对它进行科学测试。一支由40名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小组对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在紫外线和红外线照射下进行x射线和显微镜观察，仍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虽然当时基于核衰变原理的碳

—14 年代测定法已经非常成熟,但该法因需要剪取一块手帕大小的样品而遭拒绝。

近年来,一门新的核分析技术——加速器质谱学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它的超高灵敏度和只要求微量样品的优点很快被英国的“都灵裹尸布协会”所注意,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接触和安排,终于使科学家们叫嚷多年的用碳来鉴定这件寿衣的想法得以实现。二年前,法国里昂大学教授雅克·埃万说服了都灵大主教巴莱斯特雷罗,同意剪取邮票大小的样品进行分析。为此,1986 年 9 月 29 日在意大利都灵召开了一次由教皇科学院和都灵大主教管区组织,由教皇科学院院长主持的专题技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都灵大主教的代表、教皇科学院以及来自法国、意大利、瑞士、英国、美国和香港的有关实验室的代表共 22 人。会议达成协议由五个加速器质谱学实验室和二个小正比计数器实验室分别独立进行测定,并对取样量、费用以及如何绝对保证不出差错等各项技术细节达成了十二条协议。

因为梵蒂冈要限制对这件珍品的被剪取量,都灵大主教最终只同意给三个实验室提供样品,而使这件划时代的事件引发争议而罩上阴影。三个人选的实验室也强烈要求仍由七个实验室分别测量,以便得到更加可靠和明确的结论,亦可更易于使公众信服和接受,但遭到了大主教的拒绝。

取样是秘密地进行的。四月二十一日,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考古权威和大主教一起来到都灵教堂,他们关闭了严密的保安系统,从圣器中取出这块有争议的尸布,大主教亲自从圣物的布边裁下三小块,分别装在三个标有号码的金属盒中。除此以外,还有三种已知是第一世纪、十一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产物作为对照样品一齐被送往三个指定的实验室,只有配合这次鉴定的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知道各个样品的出处。

现在将由科学家们来决定耶稣基督的命运了。测试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英国牛津大

学和瑞士苏黎士工学院的加速器质谱学实验室同时进行,每个实验室都收到四个只有编码,没有其它任何标识的样品。这些样品经净化后燃烧成二氧化碳,再通过催化转换成石墨,然后装入加速器的离子源,加速到较高能量后逐一进行计数,最后通过计算而得到每种样品的年代。

三家实验室的独立测量达到了极佳的一致性,互相的差异仅在一百年以内。断代测量表明,这件寿衣在公元 1260 年到 1380 年之间制成的可能性为 95%,而有 100% 的肯定性表明它的产生决不会早于公元 1200 年。

测量结果很快被送往梵蒂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的办公室,两个星期之后,教皇下令将真相“公布”于世。

198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都灵大主教、红衣主教巴莱斯特雷罗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这件几世纪以来被基督徒们奉为耶稣基督尸布的都灵寿衣是中古时期织出的贗品。

科学鉴定的结果并没有使天主教会受到特别大的震动。教会宣称他们相信科学的鉴定,并不会因此而垂头丧气。大主教巴莱斯特雷罗在会见记者时平静地说:“无论是裹尸布还是其它什么东西都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教会重申它尊重和崇拜这块印有基督圣像的圣布,它仍然是信徒们崇拜的物品。他说“图像的价值比其可能会有的历史价值更高”,教会要通过“完全严格的科学研究”来结束已经提出来的“神学性质的廉价幻觉”。他又说:“圣布是宗教精神的显示。它不是圣物,而是一个图象。用宗教的词说它是基督的圣像。”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件有趣的奇事。新闻发布以后,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都灵教堂的祈祷处,那块被卷起来的裹尸布仍然静静地躺在防弹玻璃背后的银匣里。

真伪之争已经结束,然而这块圣布仍然是个神秘的东西。据美国时代周刊报导,一个

当地的出租汽车司机说：“这个图象是如何印上去的？这样的技术在十四世纪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的确如此，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体印象是如此的精确，甚至可以辨别出只有法医和病理学家才能认识到的血液从伤口流出的重力效应等等。十四世纪的伪造者竟会模仿得这样逼真，实在令人讶异。正如负责这次鉴定的协调人戈内拉教授所说：“这个图像是怎么印上去的？圣像的技术特征是中世纪的人无论如何也搞不懂的。”

在上世纪末，意大利天才的摄影师塞孔多·庇亚第一个发现了裹尸布上的耶稣负片的印象：瘦长的身躯，清晰的面部线条，平静而又疼痛的表情，一幅真实而动人的受难者的形象。十四世纪的伪造者们又怎么可能在发明照相术的几个世纪以前就知道应用负片原理呢？有人认为只有超自然的力量即复活的力量才能在裹尸布上留下这样的印记。

现在该由艺术史的专家们来继续这项工作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基督教艺术的杰作。究竟是谁，采用了怎么样的工艺将如此生动的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耶稣形象印在布上的呢？又怎么能完整无损地保存了几个世纪的呢？只有进行深入地探索才能揭开这个谜底。这些不解之谜正等待着科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们去揭示，总主教申明教会对此还是抱着开放的态度，让事实说话。宗教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而代之以科学的时代了。

用于测定尸布年代的超灵敏加速器质谱技术，是1977年开始出现继而得到蓬勃发展的。1979年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利用这种技术在原有的回旋加速器上测定了北京玉泉山地下泉水的年龄。不久，北京中国原子能研究院也在静电加速器上开展了这项工作，测定了重水中的氘含量。目前一些具有加速器的大学实验室也在积极筹建这项技术，对于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大国来说，这项技术必将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